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蘇亦用其髓棄其皮耳師心横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竟無怪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

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告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而歸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眚於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既誦之復爲之引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劍戟。則凜然若羆、及解而當繡刺之繃。亦頹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眞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觝牾、掩卷已信

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
義之士、掩抑失眞、此居鄉達人、所以附辟與悼者也、
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
櫽理折衷、於是博覽義士載籍、至聯髮集、謝翱冬青
樹引、別唐玉潛、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
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幷采諸記、緝爲一書、每於篇
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
覩、登山岡而共舉鍤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
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䌷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豈在淼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之、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廳記高孝骨踆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然信矣、其他瑜瑕並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也、以其所覩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熙者、其所結知、皆謝翱鄭樸翁、慷慨賢豪、憐長楸悲故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辨者

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强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悽楚之聲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非故優唐而劣景熙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不可而景熙何人又背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也此固其振振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不然聯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竊獨佚先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眞書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遜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免郁辭

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嚚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嚚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嚚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乎應之日予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予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贊

外兒若野翁眞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歷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頹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準豐以凝目𥉌而精頎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視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膺范滂膺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

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令而數之五十二耳而了無際諢打渇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剡藤副松煤二介寫雪篠我亦总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懵懂懵懂

介利介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　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際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

而擴撥跰躚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

王三變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眞體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 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俏起而立纏倒脚跟蹭蹬蹭蹬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呵呵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唔眞和假笑倒了周年悶你若不知時一箇善打虎約在元宵問 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爲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即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羣山，公嵬作峰，迨及兩藩，大聚典蔡，贊公之績，如芒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匝，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斂容

錢伯陞贊　業賢著琴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額秀合在目彈琴鑄冉服沙飡玉炮炙雷公吹咀抱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譏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伏芘勿指

楊本兵像　曾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焉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

焉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彤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撫彈琴象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略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圖之則元公之一圈撤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孩之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諸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觀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縠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頷之髯盛於營頰之頳酒所攻滿如月而移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値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平聲歸有餘祂遂發於詩其詩何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頎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琢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翛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忘其主，命此貌圖，亦侍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子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癯，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癯，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

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敎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晩逃終入彀允哉其爲橫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之瑞艸爲仕人壽圖贊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之玉茁以肇箕嗣之良兮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蔚茐有薹有葉如岡如陵黃髮

鮐背、保其家邦、妃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鍾、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公顏白皙、微酡不丹、維此繪事、一沐重棗、薄絳兩顴、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亶陟而神、哀公之渉、

適以直故宜神其魂彼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
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
介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豈
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
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覲之古外癯而

中允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髯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髯是宜早飛顧猶晚鍛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媼像贊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媼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

中道棄捐飯翁飯嫗實維兩男斗粟可舂已哉祭闕

王刺史字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霆寶霆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風不可搖齾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叶光)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泰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泛舟西湖豈眞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斂其華

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畱
瞻彼隴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
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
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　代

掌故於越阜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
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詹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嘿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綏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倘此海山神物於人理固有然泥蟠蠖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藤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撚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 代

以詩勝者多不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値壽不壽之際此秉除之偶然未可以强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乎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顯與之福

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凜人心塊孰寫此圖丹顴紫髯予[illegible]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路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州厥配曰潘贅壻餉姑食果而甘亟稟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既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

歿則同穴象則同縑贊則同德贊者爲誰譚公維私

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碁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

白毋忘帶鉤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胥懸北姬旦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刻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鵞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潤於處惟爾縱咫而横半

其數上擧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爲身之矩

鼉磯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箴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戲之用僧張一行事

箕翕舌領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爲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巳何力

海螺銘

脣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哨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讙巳而巳則不讙者與

衣袖銘

語則皐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噬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錢棐醫工書

葉塘製古石有芷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蝇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淀肘、刺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咎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賦衆形其靡渝翔之徑如明而不虛既虛且孰兼其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狗槃爾伴肺嘉一字而關吉凶獨責中書君也耶

徐文長逸稿十八卷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　較輯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雍字子肅　拼而趣深于莊蘓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益其鄰之竹，以者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予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

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其
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
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
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
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
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
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
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
子瞿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借於遠而不

能忘情於近非眞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歉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菖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劒脊根之節亦齾齾齶齶若麁櫪之鞕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贊力可弃蚊虱仲夏午節家眾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味苦且辛又家揷葉簷戶神廚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齒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䰠之有甚於圖經若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命予記予顧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馳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柹與橘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一柹耳幸種之不妨一噱

虛室生白齋扁記 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闋者何謂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於闋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之庫也猶羑里之梏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不虛也者不白也當其不白苟闋焉能自虛自虛焉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闋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姑勃磎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鍵其戶道在是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弦望則白生魄吾儒亦曰闇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為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為干將鑄劍所舊名干山至唐天寶閒始改今名賚華亭九

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賈山、曰佘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賈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為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既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峙、殆若賓主然、夫緇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結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並不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嘯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卯黃浦遶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噫可想見其趣矣華亭璩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喪其考考以玆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日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甚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昂而眼多白多秕而不爲秕所攣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玆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真雖而忽一振也自謂伯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

足以多伊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苟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佳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流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緣青縈白髻峙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犂楫之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矜帶上或至遊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即有外感中攻抑欝無聊之事每一沵矚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既背湖山起座一覩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聵塞于病其然丞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

以臨即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者舍塞而就曠却聯而即明工既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既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即同室之親痛癢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既徹即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

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既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氷霜、往來者衆、背傴肩赬、而無憩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

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備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寘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匆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槩而望之也一則寥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署也矍然。至三五則慨然。至十則毛竪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禀上與下者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喜而輙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故今得從萬而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圮師儒
闒冗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
會有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
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字一新之
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缺
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閱三月
乃落令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
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
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窮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卯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與姚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姚愉爲逸泛記與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頗舍惋愉便忿戾黜專精崇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之徼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啓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既如彼而倫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醫之於病者也布方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布方醫也子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刻日引劑吾敢謂暨之士盡病耶僚丞某某君某均與於作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鏜復修之自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自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次貳　右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刱建置別浴華以及諸司分合之詳旋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自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千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補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醫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葢有後先相望而歲不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濶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於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患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傅侯某繼傅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並德之將亦並祠之抑亦可並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傅侯則譴者也民何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深也賀侯於倉之役既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傅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

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事雖不同同

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粤之桂皆足以治蠱

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圮

隆慶戊辰値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

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卿

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

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廠於鄉賢祠以脩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丞某某始巳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子弟某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盍書諸於是礱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

者莫如新建公共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巳之學者在士嚮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巳士於巳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閟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土自都城下至虛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搆祠肖像以臨毬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醵也雖婦女兒童猶懽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此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愚以為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為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强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徙避此豈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稗官小於中語羣居而竊與或播諸絃歌

往往自相咄唶如所謂操閉侯與嫂於一室及手亦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爲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爲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爲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爲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極則直舉其高第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
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
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
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
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為備胡要地比
設參將領眾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為令寧遠伯冢嗣
世稱名將輩以才勇忠廉奉　朝命領其事至則飭
繕巳奉嘗侯祠為殿者三為門者一並三楹而兩廡
之壯潔勿後役始懽趨君戒勿亟越若于月而成適

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子輿氏之所謂孩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陵爲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關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贅疣剗其地與其廬舍貿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

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三高三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雖然當其未閣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閣使無志於稽古者即聚於閣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輩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迹、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旣而念曰魯朔不告羊不可不存之、方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

日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錄，令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 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辨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督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儕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如此而猶為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為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輙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圮、則

又表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許所
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並丈有二尺遂治淵
北路稍率衆貲挑淵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闌楯其
四始其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淵尚北當舟而始會者
旣便之而茲橋所闕涉北則有三江抵海京則曹娥
江凡行旅貿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
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櫬、餘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储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

三十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肰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者小不適用肰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議乎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誠之矣夫仁者何惻隱是也惻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耐而智效規耐故祭創而禮與祭創故衆不爽役俗不偷風而信立吾故曰誠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莫也白子最見一奇襯於禪

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亡矣故今之始冢之義終向者惻隱之在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係人之不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眞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而起曰諾始置堂何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譬是者後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曰繇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然至於翊衞　國運爲上下戶德福則譬之硃谷內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　明猶大有隲賚自　文皇帝役武當　列聖承之共報與罔

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猶齊、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夭殤者、八年於斯、既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閻浮生而以慈悲往世、發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輿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已、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　德意、效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

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其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已、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棐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資、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福於其子孫未有窮也、

而況於侍衛之臣又況於仰體君上爲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爲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爲之記曰殿之搆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爲間者凡若干至扃鎖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